

帛书老子校释

戴维著

帛书老子校释

岳麓书社

戴
维著

帛书老子校释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周 斌
封面设计 胡 颖

帛书老子校释

戴维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

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6.375

字数：150,000 印数：1—2,000

ISBN7-80520-850-6

Z·27 定价：9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社址：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：410006

说 明

本书以帛书《老子》为底本，主要参校河上公本、王弼本、严遵本、傅奕本，从而校定《老子》原文。字句不拘于帛书，择善而从。段落分合为方便计，按河上公旧规。

每一条校释，先校后释，但以释为主，力图简明。先引前贤高见，后案以己意。前贤各种主要观点，每一种只引其一家具有代表性的，使读者能略窥前贤在《老》学上的主要观点。

每章最后缀以白话文译文，译文力图信实，所以不能体现《老子》的文学艺术，仅可看作校释的补充。

稿末附以帛书《老子》甲、乙本残卷释文。

本人年轻识浅，力戒标新立异，但一些新观点也不敢藏私，如二十五章句读问题，确未曾为人所注意。特别是帛书出土，能订正一些二千年来聚讼不休的观点，我就更不敢轻意放过，如七十九章“契”“微”之辨，二千年来，未有定解，我据帛书释出新义，以供参考。

谬误之处所在多有，敬请方家不吝指正。

校释者

1996年11月

目 录

德篇.....	(1)
道篇	(80)

附:

马王堆汉墓帛书《老子》释文

甲本.....	(1)
乙本	(14)
关于帛书《老子》甲本中的圆点标志	(28)
主要参考书目	(34)

德 篇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^①。上德无为而
无以为也^②，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^③，上礼
为之而莫之应也，则攘臂而扔之^④。故失道而后德^⑤，失德而后仁，
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^⑥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乱之首也^⑦。
前识者，道之华也，而愚之首也^⑧。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，
居其实而不居其华。故去彼取此也。（第三十八章）

校释：

①苏辙曰：“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，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。其下知德之贵，勉强以求不
失，盖仅自完耳，而何德之有。”

河上公曰：“上德，谓太古无名号之君，德大无上，故言上德者。不德者，重其不以
德教民，因循自然，养人生命，其德不见，故言不德也。言其德合于天地，和气流
行，民德以全也。”

徐大椿曰：“上德，德之最上者也，不德以与德合体而相忘于德也，如此则德常在我
而终身不离矣。不失德言保守其德，惟恐失之，则身与德为二，而德终不在我也。”

案：上德之人不刻意求德，只顺其自然无为，故有德。下德之人念念于德，而心不
静，故无德。”

②乙本如此，甲本作“上德无□□无以为也”，傅本作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，下德为之
而无以为”，王弼本作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”，虞本同王弼本。

案：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”一句当属衍文。老子此章以上德与下德并列，而下德包括
上仁、上义、上礼三者，上德与下德之区别是“无为”与“为之”，无为是老子思想
的主要宗旨，而有为则甚为老子所指斥。下德中的仁、义、礼三者，虽同为“为
之”，但等而下之，从“无以为”到“有以为”直至“莫之应”，而“下德为之而有
以为”句，只云“有以为”，并未涉及“无以为”之仁与“莫之应”之礼。此句当为

后人涉上文“上德不德”“下德不失德”相对言而妄加。韩非所注亦无此句。

- ③范应元曰：“仁者，爱之理也，义者，事之宜也。爱出乎理，谓之上仁。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者，非以要誉也，无所为而为之也。事得其宜谓之上义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者，将以处事也，苟无私意以为之，则得其宜，才有私意以为之，则失其宜，起争端也。”

蒋锡昌曰：“上仁为之而无以为，言上仁之君，立善行施而并无所为。上义为之而有以为，言上义之君，立分正名，以防僭窃。”

- ④仍，甲、乙本作“乃”，傅本作“仍”，王弼本作“扔”，虞本同王本。

马叙伦曰：“攘借为纒，《说文》曰：‘纒，援臂也。’”

刘师培曰：“扔当作仍，仍，因也，即不衰不谊。攘臂者，攘与让（讓）同，谓宁其肢体习为逊让，即复恭敬尽手足之谓也。此言民虽不应而圣人行礼犹复沿而不改。”

高延第曰：“上礼者，不能格民心，徒以仪义约束于外，感人益浅，故应者少。”

- ⑤刘师培曰：“据《韩非》则今本脱四‘失’字。老子之旨，盖言道失而德从而失，德失而仁从而失，仁失而义从而失，义失则礼从而失也。”

案：韩非《解老》所引为“失道而后失德”，下三句亦各多一“失”字，它本均无“失”字。老庄的思想为失道而后德出，失仁而后义出，十八章“大道废焉，有仁义。”《庄子·马蹄》：“道德不废，安取仁义。”故韩非此处多四“失”字，当非。

- ⑥易顺鼎曰：“按释湛然《辅行记》第一之三引此文‘失义而后礼’下有‘失礼而后智，失智而后信’二语，未知所据。”

案：吾疑“失义而后礼”下，别本或有“失礼而后知”句，盖下文“前识者”与“夫礼者”相对言，前识即智也。有此句亦不与老义相悖。

- ⑦薄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泊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薄”。

案：泊、薄古通。

宋翔凤曰：“乱，治也。”

蒋锡昌曰：“忠信质衰，则务外饰，务外饰则生诈伪，生诈伪则乱起焉。是礼实产于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

- ⑧首，甲、乙本作“首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始”，韩非子作“首”。

蒋锡昌曰：“王注‘道之华而愚之首。’是王本‘始’亦作‘首’，与韩非同。”

易顺鼎曰：“《礼记·曲礼》正义引云：‘礼者忠信之薄，道德之华，争遇之始。’按所引‘道’下有‘德’字，‘愚’上有‘争’字。窃谓‘愚’当作‘遇’，即《书·盘庚》：‘智遇奸宄’之遇，又即《淮南》‘偶臆智故’之遇。《吕氏春秋·勿躬》篇：

‘幽诡愚险之言。’王氏《经义述闻》以为‘愚’即‘遇’。愚遇古字通用，知此书亦然矣。愚之始，即邪伪之始也。”

译文：

上德之人不刻意求德，所以他有德，下德之人刻意求德，所以他无德。上德之人顺自然而无心作为，上仁之人有作为而无心作为，上义之人有所作为而有心作为，上礼之人有所作为而人民不响应他，他就强迫人民服从他。所以失去道后才出现德，失去德后才出现仁，失去仁才出现义，失去义才出现礼。礼，标志着忠信不足，又是祸乱的开始。先知，是道的虚华，也是愚昧的开始。因此，大丈夫应处身于敦厚之境，而不处于轻薄之地，处于朴实之境而不处于虚华之地。所以，应离轻薄虚华而就敦厚朴实。

昔之得一者^①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^②，谷得一以盈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^③。其致之也^④，谓天母已清将恐裂^⑤，地母已宁将恐发^⑥，神母已灵将恐歇，谷母已盈将恐竭，侯王母已贵以高将恐蹶^⑦。故必贵矣而以贱为本^⑧，必高矣而以下为基^⑨。夫是以侯王自谓孤、寡、不穀^⑩，此其贱之本与？非耶？^⑪故致数誉无誉^⑫，是故不欲碌碌若玉，硌硌若石^⑬。（第三十九章）

校释：

①林希逸曰：“一者，道也。”

高亨曰：“《老子》书中之‘一’，厥义有三，一曰，一者身也，说见十章，二曰，一者太极也，说见四十二章，三曰，一者道也……盖道本为独立之个体，故老子又谓之一。此诸‘一’字，即道之别名也。”

②神，诸本作“神”，虞本作“精”。

灵，甲、乙本作“霏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灵”。

案：霏即灵（靈）之省。气轻清者为天，宁静者为地，灵动者为神，故以清、宁、灵喻天、地、神也。

③谷，甲、乙本作“浴”，傅本、王本作“谷”，浴即谷。正，甲、乙本作“正”，傅本、王本作“贞”，河上本作“正”，虞本同傅本。

傅本、通行本此句前有“万物得一以生”句，后文“侯王”句前亦有“万物无以生将恐灭”，甲、乙本无，严遵本、敦煌戊本亦无。

易顺鼎曰：“贞或作正，古字通用。王氏《读书杂志》谓此‘贞’为借字，似未全然。《易》‘贞胜者也。’韩注引《老子》曰：‘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’王弼《周易略例》：‘制天下之动者，贞夫一者也。’刑琚注引《老子》亦作‘贞’。《文选》王元长《曲水诗序》注引亦作‘贞’，是贞为本字。”

王念孙曰：“《尔雅》曰：‘正，长也。’《广雅》曰：‘正，君也。’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篇：‘可以为天下正。’高注：‘正，主也。’为天下正犹《洪范》言‘为天下王’耳。王弼本‘正’作‘贞’，借字耳。”

④甲本如此，乙本作“其至也”，傅本作“其致之一也”，通行本作“其致之”，虞本同通行本。

高亨曰：“致犹云推也，推而言之如下文也。”

⑤已，甲、乙本作“已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以”。

裂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莲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裂”。

案：已、以音通，裂、莲音近而借。天不以一为本其清将会失去。已，释为停止，义亦通。

⑥发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发”，傅本作“发”，王本作“废”，虞本同傅本。

刘师培曰：“发读为废，《说文》：‘废，屋顿也。’恐发者，犹言将崩圯也，即地倾之义。发为废字之省形。”

高亨曰：“发废古通用。《墨子·非命》中篇：‘发而为刑政。’上篇‘发’作‘废’。”焦竑曰：“发，发泄也。”

案：作发，义亦可通。《说文》：“发，射发也。”即动也，与前所说“宁”为对文。

⑦乙本如此，只“蹶”作“欺”，甲本作“使王母已贵□□□□□”，傅本作“王侯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蹶”，王本作“侯王无以正将恐蹶”，虞本作“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”。

易顺鼎曰：“按当作‘侯王无以贞将恐蹶’，贞误为贵，后人见下文‘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’二句，以为承上文而言，妄于‘贵’下又加‘高’字，遂致踵讹袭谬而义理不可通矣。抑或天不裂者，以其清也，地不发者，以其守也，侯王不蹶者以其贞也，若舍贞而徒以贵高，其能免于蹶乎？以文义求之，贵为贞字之误，高因下文而衍，确无疑。傅本作‘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’，盖知其不可通而以己意改之，然不知此文本无‘贵高’二字也。”

刘师培曰：“此句‘无以贵高’与上‘以为天下贞’不相应。疑贵即贞字之讹，贵贞形近，后人据此节王注有‘清不足贵’诸文，遂改贞为贵。又疑贵高并文与下贵高两语相应，遂于贵下增高字，实则贵当作贞，高乃衍文也。”

案：以，而也。歟为蹶之省。《说文》：“蹶，僵也。”即倒仆也。易、刘之说非也，今检之帛书上文“贞”作“正”，其据“贞”而疑“贵”，误矣。

- ⑧甲本作“故必贵而以贱为本”，乙本“故必贵以贱为本”，傅本、王本作“故贵以贱为本”。

易顺鼎曰：“毕氏《考异》据《文述·藉田赋》注引‘贵’下‘高’下皆有‘必’字，鼎按《淮南·原道训》及《意林》皆有‘必’字，于意为足。”

案：《淮南·原道训》、《道应训》所引有“必”字，河上本亦有。帛书只无“矣”字，而下句“必高矣”有，今增“矣”字。

- ⑨甲本作“必高矣而以下为空”，乙本作“必高矣而以下为坎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高以下为基”。

案：“其”，帛书甲、乙本均作“元”，即古“其”字，则空、坎即基也。又，空或为壘，《说文》：“壘，土块。”即基也。

- ⑩谓，甲、乙本作“冒”，诸本作“称”。

穀，甲、乙本作“橐”，傅本、王本作“穀”，河上本作“穀”。

洪颐煊曰：“《德经》‘是以侯王自谓孤、寡、不穀。’案，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于内自称曰不穀。”郑注：“穀，善也。”左氏僖四年《传》：“岂不穀为是。”杜预注：“孤、寡、不穀，诸侯谦词。”字皆作“穀”，《列子·天瑞》篇：“鹤之为布穀。”《释文》：“穀，本又作穀。”此穀为穀之借字，河上注读为车穀之穀，失之。”

徐鼐曰：“《淮南·人间训》‘不穀亲伤。’高诱注：“不穀，不禄也，人君谦以自称也。”

马叙伦曰：“穀借为禄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齐穀王姬之变。”齐穀谓齐僖公，名禄父，此其例证。《说文》曰：“禄，福也。”“福，备也。”不禄谓不备，与孤寡义同。”

河上公曰：“不穀，喻不能如车穀为众辐所凑。”

范应元曰：“穀，善也。又百穀之总名也。春秋王者多称不穀。”

- ⑪甲本作“此其賤□□与非□”，乙本作“此其賤之本与非也”，傅本作“是其以賤为本也非欤”，王本作“此非以賤为本耶非耶”，虞本作“此非以賤本耶非乎？”

案：今乙本“非”下为“也”字，为肯定语气，非疑问语气，义与上文“必贵以賤为本”相悖，“也”应为“耶”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引作“是其賤之本与非”。

- ⑫誉，甲本作“与”，乙本作“與”，傅本作“譽”，王本作“與”，河上本作“车”，虞本同傅本，吴澄本无“数”字。

案：作誉是。与、與、誉古通，作车则因與而误。《庄子·至乐》：“至誉无誉。”即作誉。

- ⑬碌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禄”，傅本作“碌”，通行本作“球”，敦煌戊本同乙本，虞本同乙本。

碌，甲、乙本作“碌”，傅本作“落”，通行本作“珞”，吴澄本作“砾”，虞本同通行本。

高延第曰：“球、碌、录、鹿、陆皆碌之假借，以随从之义释之，与以上诸人讥刺之语并可意会。后人徒见下有‘玉’‘石’字，遂从玉从石为正，各为异说，不悟其不可通耳。落、珞、砾亦传写之异，今从《后汉书·耿弇传》：‘落落难合。’注‘疏阔貌’。言其匡异，与人不相入，与随从之义正相反也。”

洪颐煊曰：“《晏子春秋内篇问下》：‘坚哉石乎！落落，视之则坚，无以为久，是以速亡也。’即此义。”

高亨曰：“球球，玉美貌。珞珞，石恶貌……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：‘不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’李注：‘玉貌碌碌，为人所贵，石形落落，为人所贱。’”

河上公曰：“球球喻少，落落喻多。”

石田羊一郎曰：“此二句与上文义不相属，当改入四十二章。”

案：石田氏谬矣，此两句正承上文之以賤为本而来。

译文：

古来所得道的有，天得道而清明，地得道而安宁，神得道而灵验，谷得道而充盈，侯王得道就能为天下主君。进而言之，天不以道为本，其清明将会失去，地不以道为本，其宁静将会变动，

神不以道为本，其灵验就会衰歇，谷不以道为本，充盈将会成干涸，侯王不以道为本高贵将会倒下。因此，贵一定以贱为根本，高一定以下为基础。所以，侯王自称孤、寡、不穀，这是以贱为根本，不是吗？因此，追求荣誉就会得不到荣誉。所以，不愿象玉那样美，而愿象石那样贱。

上士闻道，勤能行之^①。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^②。下士闻道，大笑之^③，弗笑不足以道。是以建言有之曰^④：明道如昧^⑤，进道如退^⑥，夷道如类^⑦，上德如俗^⑧，广德如不足，建德如偷^⑨，质德如媮^⑩。大白如辱^⑪，大方无隅^⑫，大器晚成^⑬，大音希有，大象无形^⑭，道褒无名^⑮。〔夫唯道，善始且善成〕^⑯。（第四十一章）

校释：

- ①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董能行之”，傅本作“而勤行之”，王本、河上本作“勤而行之”，虞本同王本。遂州本作“勤能行之”。
- ②亡，忘也，古通。疑此作“上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，中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”盖道非勤所能至也，《周易·略例》云：“存言者，非得象者也，存象者，非得意者也。忘言者，乃得象者也，忘象者，乃得意者也。”得意者忘象，得道者亦忘道也。
- ③甲本残缺，乙本如此，傅本同乙本，通行本作“大而笑之”，虞本作“大笑而已”。王念孙曰：“大犹迂也。《牟子》、《抱朴子》皆作‘大而笑之’。”案：《抱朴子·微旨》云：“岂况说之以世道之外，示之以至微之旨，大而笑之，其来久矣，岂独今哉？”义同此。
- ④是以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是以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故”，敦煌戊本同乙本。高亨曰：“建言，殆老子所称书名也，《庄子·人间世》所引‘法言’、《鹖冠子·天权》篇引‘逸言’，《鬼谷子·谋篇》引‘阴言’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‘谏言’，可证名书曰言，古人之通例也。”
- ⑤昧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费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昧”。

许抗生曰：“费为瞽之误，《说文》：“瞽，目不明也，从目，弗声。”

案：许说是，其说从《乙本释文》。今从傅本作“昧”，明、昧相对也。

⑥此句甲本残缺，乙本在“夷道”句上，傅本在“夷道”句下，通行本同乙本，虞本同乙本。

⑦类，乙本作“类”，傅本作“类”，王本作“颡”，河上本作“类”，虞本同傅本。

朱谦之曰：“颡、类古通用，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‘颡，节也。’”

案：类，不平也。道无形无象，恍恍惚惚，不可见，不可闻，而又似见之，似闻之，故明反似暗，进反似退，平反似类。

⑧俗，乙本作“浴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谷”，敦煌乙本作“俗”。

成玄英曰：“谷本亦作俗，言亦能忘德，不异器尘也。”

马叙伦曰：“各本作‘谷’，‘俗’之省也。言高上之德，反如流俗，即和光同尘之义。”

案：作“俗”是也。上德与俗对言，一如大德与不足对，若作“谷”，虽合老旨，行文则不伦矣。此云上德不德，一如俗人也。

⑨偷，甲、乙本残缺，傅本作“媮”，王本作“偷”，或本作“渝”、“输”、“掄”等。

焦竑曰：“偷，苟且也。”

俞樾曰：“今按‘建’当读为‘健’，《释名》《释言》：‘健，建也。’能有所建为也，是建、健音同，而义亦得通。健德者偷，言刚健之德，反若偷惰也。正与上句‘广德若不足’一律。”

蒋锡昌曰：“偷为偷之假……《说文》：‘偷，薄也。’建德若偷，言立德之人若薄而不立也。”

高亨曰：“偷借为媮为懦。《说文》：‘媮，弱也。’‘懦，弩弱者也。’建德若偷，犹言强德若弱耳。偷与媮懦古通用。《左传》隐公二年《经》：‘纪履媮来逆女。’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经并媮作偷。”

案：偷，苟且也。《左传》：“齐君之语偷。”注云：“苟且。”偷与建对言。

⑩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质□□□”，傅本作“质真若输”，通行本作“质真若渝”，虞本同通行本且于下注云：“河上作偷”。

刘师培曰：“疑‘真’亦作‘德’，盖德字正文作惠，与真相似也。质德与广德、建德一律。”

高亨曰：“质，实也。《论语·雍也》篇：‘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’皇《疏》：‘质，由质也。’是质有实义之证。渝借为霁，《说文》：‘霁，空中也。’《淮南子·汜论》篇：‘乃为霁木方版以为舟航。’高注：‘霁，空也。’质德若渝，犹言实德若虚

耳。”

案：应作媮，《说文》：“媮，巧黠也，从女，俞声，字亦作偷。”媮与质正相对，或本作“偷”者，为媮之或体。傅本上句作“建德若媮”盖以“媮”乱入上句也。纪昀云：“渝一作媮。”其所见本正作“媮”。真，今改为德，句式一律也。《论语》：“以真报怨。”真即德。

- ⑪辱，乙本作“辱”，傅本作“黜”，通行本作“辱”，虞本同通行本。此句诸本置于“广德”句前。

毕沅曰：“黜，河上公、王弼并作辱，作黜者，以白造缁是矣。《说文解字》无黜字。”高亨曰：“此句疑当在‘大方无偶’句上，用‘德’字诸句相依，其证一也。用‘大’字诸句相依，其证二也。《庄子·寓言》篇引《老子》曰：‘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’盖读者依《庄子》移此句，而不知《庄子》引《老子》时固有变动也。”

案：高说是。其云后人依《庄》而移却非。敦煌戊本此句在“上德若谷”上，可证此句前人即疑其错简。

- ⑫隅，乙本作“禺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偶”。

案：禺为隅省。《说文》：“隅，阨也。”即阨隅，方也。

- ⑬晚，乙本作“免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晚”。

- ⑭大，乙本作“天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大”。

案：天盖大之形误也。又，作“天”义亦通。

范应元曰：“大道无声，而众音由是而出，乃音之大者也。大道无象，而众象由是而见，乃象之大者也。”

成玄英曰：“大道之象，象而无形也。”

- ⑮褻，乙本作“褻”，傅本、通行本作“隐”。

《乙本释文》曰：“此作褻，微残，即褻之异构。褻义为大为盛。严遵《道德指归》释此句云：‘是知道盛无号，德丰无溢。’盖其经文本作‘褻’，与乙本同，经后人改作隐。隐，蔽也，道隐犹言道小，与上文大方无隅意正相反。”

案：释文是，只云褻为大为盛与上文文意相同则凿，道褻无名盖结语也，可与上句式不一律。又，《说文》：“褻，衣博裾。”引申有隐义，亦可通。

- ⑯此两句于此文义不协，应移入六十四章。

译文：

上士听到道，就会努力按道行事。中士听到道，有时记起而行，有时忘记而弃。下士听到道，就嘲笑它。道不被他们嘲笑就不足以成为道。所以《建言》上有这样的话说：光明的道好象暗昧，前进的道好象后退，平安的道好象危险。崇高的德好象落俗，广大的德好象不足，刚健的德好象懈怠，质朴的德好象巧伪。最洁白的象有污点，最方正的象无边角，最伟大的器要晚一点才能成就，最大的音响象无声，最大的形象象无形。道是非常大的，它是不可言说的。

反也者，道之动也^①。弱也者，道之用也^②。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^③。（第四十章）

校释：

①帛书如此，傅本、通行本无两“也”字。下句同。

高亨曰：“反，旋也，循环之义。”

朱谦之曰：“反，复也。……反自是动，不动则无所谓反。”

案：道之动则必返。二十五章云：“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”即此义。

②朱谦之曰：“弱者道之用，盖得《易》之‘坤’者也，乾藏于坤，故曰弱。《易》曰‘潜龙勿用’，而老言无用之用，是道之用。”

案：道不争、不先、不敢，此弱也，弱而胜强，此道之效用也。《文子·原道》云：“柔者，道之刚也，弱者，道之强也。”正此义。

③之，甲本残缺，乙本作“之”，傅本同乙本，王本、河上本作“万”，虞本同王本。蒋锡昌曰：“有即有名，无即无名。此言天下之物生于有名，而有名又生于无名也。天下之物生于有名，乃道动之向前进，有名生于无名，乃道之向后返，二句文谊，正与‘道’句相应。”

高亨曰：“有者，万物之母之名相也。无者，天地之始之名相也。”

案：天下之物，指天地中之一切也。有，指天地也，无，无名之状态也。

译文：

循环往复，是道的运动。柔弱，是道的效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天地后，天地又生于无名之母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^①。万物负阴而褒阳^②，冲气以为和^③。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自名也^④。物或损之而益，益之而损。故人之所教，亦议而教人^⑤，故强。良者不得死^⑥，吾将以为学父^⑦。（第四十二章）

校释：

①甲本残缺，乙本如此，傅本、通行本同乙本。

苏辙曰：“夫道非一、非三，及其与物为偶，道一而物不一，故以一名道。”

冯振曰：“自无之有，则为一矣，一与无为二，二与一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穷，故自无之有，以至于三，则万物生于是矣。”

蒋锡昌曰：“道始所生者一，一即道也。……然有一即有二，有二即有三，有三即有万，至是巧历而不能得其穷焉。老子一二三，只是以三数字表示道生万物，愈生愈多之义，如必以一二三为天地人，或以一为太极，二为天地，三为天地相合之和气，则凿矣。”

大田晴轩曰：“此以一为气，二为阴阳，三为阴阳交通之和也。”

案：《太平经合校》云：“元气恍惚自然，共凝成一，名为天也（共凝成天，名为一也）；分而生阴而成地，名为二也；因为上天下地，阴阳相合施生人，名为三也，三统共生，长养万物。”杨上善注《黄帝内经》云：“从道生一，谓之朴也。一分为二，谓天地也，从二生三，谓阴阳和气也，从三以生万物。”皆本此。一，混沌未开之时状，二，阴、阳两气也，三，形质之始也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道者，规始于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和合而万物生，故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

②褒，甲、乙本残缺，傅本作“褒”，通行本作“抱”，虞本同通行本。